

首部民族膏盐工业的史记
世纪资本洞商的命运沉浮

阮德胜

大富小

上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小富大

余秋雨題



(上)

阮德胜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富水:全2册/阮德胜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033-2376-8

I. ①大… II. ①阮…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4249号

书 名: 大富水

作 者: 阮德胜

封面题字: 余秋雨

责任编辑: 吴述波

责任校对: 肖 寒

封面设计: 书香艺术装帧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字 数: 710千字

印 张: 45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33-2376-8

定 价: 68.00元(上下)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

——《圣经》之《新约·约翰福音》

第一章

都说女人像河，鄂北蒲阳的这条河却像极了女人。

她悠长婉转，明净柔媚，深情地凝望着西部雄壮的团山。她饱满的乳房硬挺着王家庙，细软的腰眼紧卡着潘家集，肥硕的臀部坚顶着龙王集。不知从何年何月起，人们为她起了个动听的名字，叫“大富水”。

就在这女人丰盈的怀抱里，明朝嘉靖年间，被蒲阳人发现富藏着一种叫做石膏的矿物，晶如仔玉、质若纤丝的蒲阳石膏，一露面就引得世人趋之若鹜，顺着这条女人河下江南、漂东洋——进病房扶骨疗伤、上餐桌点豆化乳、入乡野改田丰地——无限风光。等到了三百多年之后的清朝咸丰初始，蒲阳人意外地收获到：打完石膏的膏洞里储下的卤水，提出来便能熬成上灶进口的食盐。此等世间罕有的“孪生兄弟矿体”，令本就富庶的蒲阳更加生发出浓旺浓旺的人间烟火……

大富水流淌到光绪二十六年秋天，河西的膏盐矿区续接着入夏以来的产销两旺，热得能烙饼，火得快冒烟。

这天早晨——确切地说是七月十八——天刚麻麻亮，成百上千条大小不一的船只好像不用睡觉似的，都在素有“小汉口”之称的湾上码头，急猴猴地等待着盛装石膏。湾上码头妩媚地蜷偎在大富水西岸的腿弯处，一条大路顺河伸展北上，直接矿区，驮运工人赶着满载膏盐的骡马来来往往。

晨曦中，膏盐记号“柴胜记”的膏园子门口，穿着长衫的“膏佬爷”在热情地高喊：“各位老板都是跑大码头的！膏要一抬一抬地挖、盐要一引一引地熬噠！别急，先把心稳下来，喝喝茶、耍耍牌。该给您上膏，一秒不耽搁、一两少不了……”

紧临着的膏园子是“廖富记”，记账“打过码”的职员听到人家“膏佬爷”的声响，也对穿着印有“人”字青马甲的抬膏“脚行”扬起了声：“吴姓‘人号起’‘脚行’第一百八十三抬膏——记账——”

抬膏的“脚行”抬扛上到肩上，整齐地喊着“吭唷、吭唷”的号子，走上搭在船沿上的跳板，一步弹三跳，悠得人替他们吊着心。

一个胖得下巴连着颈子、穿着黑色长袍的人，不敢上跳板，立在岸上对着船老板喊：“……你付的是乙膏的钱，抬的都是快九指厚的膏了，再添根指头成甲膏了，你打着灯笼在码头找找，有哪家记号能比得上我们‘廖富记’？”

船老板撇了他一嘴：“廖家‘膏佬爷’，你那是多粗的手指嚟？伢子的小牛牛啊？！”

听到的人都咧着嘴笑。

附近船上等着上膏的船夫心头再急，也得耐着性子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上膏，于是，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地在赌纸牌。突然有人大叫：“你出的是‘上大人’嚟？是‘上大人’！我碰，胡了，付钱，付钱，一人二十！”另一个人声音沙哑是沙哑，可也差点没把五脏六腑喊出来：“快点给老子膏嚟！再不上膏，老子连船帮子都输光了！”

许是听到了这急切的叫嚷，上山矿区王家庙的二十九家一百零二对膏洞里，伴着叮当声，早已响彻了山野。

蒲阳膏盐大记号“彭天记”的膏洞下，打膏的锤工就着比坟堆里的鬼火亮不了几分的油灯，蜷团着身子，歪斜着屁股，用左脚大脚趾和二脚趾夹着一根二尺来长的铁钎头，一手握着钎身，一手甩着扁平的锤头，在一下一下地从洞壁上凿打着大块大块的石膏。十岁上下的拖膏童工，将藤条绳一头打了个套子套到颈肩上，贴着胸骨，穿裆而过，另一头牢牢地系在装有上百斤石膏的拖子上，爬行着来回拖运。

一位小拖工的拖子卡在碎渣的拖槽里，慢了几步。蹲在洞壁暗洞里的赵么“小把头”“嗖”地抽出用来检量锤工斫膏进度的竹皮“比子”打到了土工光着的脊梁上：“你大个癩病害脚心的臭烂货小柱子，又是你在偷懒！”

赵么“小把头”是拖膏童工的班头，是个阴毒的“笑脸虎”，他好像有个大号叫永强，不过没有多少人能记住，恐怕到死不让人忘的还是他的心狠。

“我哪是偷懒？是拖子叠槽了！”小拖工拧着头，“你要是让人来清巷子里的膏渣，拖子能叠槽吗？”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羔子，老子供你吃、供你喝，里里外外都在等着出膏，你还跟老子在顶嘴，打死你个懒骨头！”赵么“小把头”的比子雨点般地打在小拖工的脑壳和脊背上。

小拖工用手护着头，恨恨地往前爬跑着。

码头在催膏洞的膏，盐棚在催洞下的卤。

中山矿区潘家集赶上了低水期，卤水泛稠，大小记号纷纷点起盐棚的炉膛。戽水的、泼水的、挑水的、熬盐的，人人身上泛着一层白，抹一把能下盐渣。他们满身的皮子都成了刚起卤的咸肉，死黑色。

“廖富记”盐棚熬盐的“大把头”——“掌瓢子”将铜瓢“当当当”敲在盐锅上，他冲着不远的一位正在往炉膛里加柴的熬盐工在喊：“你去看看，是洞下戽水的伢子不起劲，还是这挑水工、泼水工不出力，日头这么好，风也大，半天了，土球还黄乎乎的，一点黑影子也没有！”

有两个挑卤水的挑水工，伸手扯下一片椿树的大叶子——“有钱买白药，无钱贴椿叶”——吐上唾沫，相互对贴在化了脓的肩头，而另一只肩上还压着百十斤的卤水。就这，也没有躲过“掌瓢子”那双尖得能扎破人皮的眼：“哎，你俩在站桩呢？这两担水不计工，我让你们站！”挑水工连回话的空闲也没有，磨肩换了担子接着快跑，他们得赶上泼水工轮轴转的趟儿。

十几名泼水工，将挑来的井下卤水，一瓢紧着一瓢地泼向烈日下的黄土，待黄土附着盐份晒成仿佛驴粪蛋样的东西，再下水泡成浓度高的卤水，上灶熬盐。

出锅的盐，烫着骡马的屁股，一趟跟不上一趟地驮往东边的孝感盐市。

一头黑骡子在下山矿区龙王集驮盐时，给“田福记”忙中添乱。装上盐的黑骡子不晓得哪根骚筋起了劲，突然拎起两只前蹄，搭架到前边一只金黄流油的小毛驴臀上，它背上的箩筐“呼”地一下泼出了小半筐子盐粒。长着“胎记脸”的驮运工气得扬鞭子抽下去：“你个不要脸的东西，我让你不要脸！我让你不要脸！！”

这一幕恰恰又被“田福记”几大“要员”看了个满眼——蒲阳膏盐记号，洞商老板一般是不沾膏、不摸盐的，银子扔到山上打洞、熬盐全凭着代

理经理的“管事”支撑膏洞盐棚。“管事”下边有“四角”：掌管膏盐生产的“大账”、专管钱账的“管钱”或“管账”、负责生产物资管理的“收拾”、码头上从事石膏销售的“膏佬爷”——走在前、凸着跟挂在脸上的眼珠子似的、青年老成的男子是“管事”王洪来；其后年岁稍长、额大眼大鼻大嘴大、有些白麻子的是“大账”田耀光；另一位方脸圆耳、乌发浓眉、叉着一只手的二十郎当后生是“管钱”韩忠烈，他也是记号老板田福元长女田凤定下了婚日子的夫婿。

“掌瓢子”谢老八看到“管事”带着“大账”和“管钱”踩着露水来到盐棚，急忙抹着一脸汗水跑来问早。

王洪来看着“胎记脸”趴在地上不停地往衣袋里捧着洒下的盐，指头差点没有点到谢老八的马脸上：“看看，这哪是叫卖盐，比卖牲口的还乱！别的记号这个时辰第二趟盐都驮上了路，我们倒好，头趟的骡子还在这里打情骂俏！”

韩忠烈把辫子往脖后一绕，蹲下去帮着“胎记脸”捧盐。

“胎记脸”慌忙局促地摆手：“不要了，不要了，谢谢韩管钱。”

韩忠烈又捧起一捧夹着树叶的盐，塞进“胎记脸”口袋：“回去过过水，自家吃，能省点是一点。”

“胎记脸”赶起骡子，叹气道：“还不晓得又要白驮几趟盐了。”

“韩管钱，你可是‘四角’的‘管钱’！这是做什么子？你没事儿了？！今天进城跟田老板把夏季的钱账结了。”王洪来斜了韩忠烈一眼，明显不高兴，“在这儿装好人一世，不如在田老板跟前做好人一时呀！说真的，要不是看在我表妹田凤要嫁给你的份上，我还不跟你讲这个呢！”

韩忠烈放下习惯于叉着腰的左手，理理辫子，拍拍衣裳，面不改色，彬彬有礼地说：“多谢‘王管’提醒，那我这就去？”

王洪来没有理会韩忠烈，径直走到盐棚北面的一个洞口，田耀光紧跟着。十来个工人们正在洞口拆卸草棚。王洪来还是那一百个不满意的腔调：“这口洞出完膏都六天了，还没有灌水，要这样下去，到明年春上也卤不成水、熬不上盐！”

“今天就下水！”田耀光的话还没有落音，王洪来转身走了。

“轰！”工人们拉倒了洞口草棚上的两根木柱子，吓得近处的一只锦鸡“扑扑扑”地飞了起来。

“西河古渡”每天与湾上码头一道醒来。老船夫几十年如一日，为赶着前往对岸邹德坤米粉馆吃头汤鳝鱼粉的客人们起着早。

“田福记”老板田福元是个吃家，他鼻子有毛病，像一只煮着老汤的火锅，“咕噜——咕噜——”为了一顿上口的，他能把心熬碎了。打着灯笼吃鳝鱼粉，恐怕在蒲阳也就是他了。清早，身着暗蓝团花香云纱长袍、外罩石青镶边马褂、五旬有余的田福元，钻出淡青色的晨雾，跳上船头就催着开船。

“不用急，我保田老板能吃上头汤粉，这才是二渡呢。”老船夫悠悠地一篙点船离岸，他喜欢跟洞商大老板们拉呱，“您今天被么子缠住了脚蹻？”

田福元还真是被小妾红袖在床上给缠了时辰，可他嘴上却说：“‘头汤是参，二汤是尿’！赶不上头汤，还不如空着肚子回来。”

“也就您讲究。”老船夫换上桨，“那头汤跟二汤果真这么大差别？”

邹德坤米粉馆是老辈子的手艺，鳝鱼粉的招牌最硬，不仅香满几代蒲阳城，而且顺着大富水流传得很远很远。蒲阳城有头有脸的人物上午碰面，问候的不是旁话，是“吃粉了嚟？”这个粉，说的听的都知晓那是指邹德坤家的鳝鱼粉。蒲阳的小百姓也有两句常话，一句是诤人时说的：“你生下来就不是吃粉的命”；一句是夸人时说的：“他呀，他是吃粉的人”。邹德坤家的鳝鱼粉，好就好在汤料和铺梢的制作上，并且四代持守，现在主勺的是邹德坤重孙媳妇邹余氏。

田福元朝大富水里擤了擤“咕噜”鼻子，笑道：“不是我讲究，讲究的还是人家‘邹德坤’。邹家买鳝鱼时，过粗的不要、过细的不要、快死的不要，一律无名指上下粗的鞭杆鳝鱼。买回来，不急着剖杀，先放在枣木大盆里滴点小磨香油喂养三天，吐尽秽物，放入干饭锅里清煮，等鱼张嘴曲卷时，换水清洗，再转入汤锅里煮至半熟，捞入凉水冷却剔骨。去头剪尾，切成条，用豆油炸好后上佐料、入清水煮成鱼卤铺梢。要吃时，从漂在凉白开的笊箕里抓一束米粉放到锅里，用捞子捞上三捞入碗，浇一瓢料汤，盖上鱼卤铺梢和时令适宜的盐水菜、小葱、蒜叶……一碗能把喉管咽下去的鳝鱼粉就这么做成了。全蒲阳也没有第二份，汉口都有人头天晚上搭船过来吃呢。”

田福元咽口唾沫，笑道：“你问头汤和二汤的区别？唉，么子给你讲嚟？你得自己去吃。呸，要不，你歇下渡，跟我去吃一碗，我请客！”

“哈哈，歇了渡，断了路呀，不敢不敢，谢田老板美意啦。”老船夫熟练地翻了一桨、折了两桨，木船减下速，稳稳地抵了岸。

田福元“咕噜”着鼻子，疾步下船，当他赶进邹德坤米粉馆时，梳着三绺绺髻、戴着寿字纹银耳挖簪、腰系鸳鸯戏水花样围裙的邹余氏正从氤氲的热气中端出一碗刚出锅的鳝鱼粉。田福元二话不说，一手接过去，低着头狠狠地抽了一口：“啊！鲜！”

邹余氏惊声道：“哎，田老板！这是侯大人要的，你么子接过来就吃嚟？！”

田福元就近坐到一只板凳头上，又喝了一大口，头都不抬地说：“管他么子‘猴’大人，还是‘马’大人，老子想这碗粉想了大半夜了！皇帝老子的，我也先吃着，我等不及了！”

“对不住了，侯大人！”邹余氏朝里边一张桌子看了看，笑着拉长音调说，“都是头汤的粉，我这再给您送，就是筷头打筷尾的工夫。”

邹余氏喊的“侯大人”正是九天前上任的蒲阳知县侯堃。要说知县上任，在蒲阳脸大过半边天的洞商不可能不认识啊？换句话讲，来做地方官的侯堃也要把面子和里子都要做足地看看“地头蛇”洞商才是啊？然而，蒲阳洞商向来眼睛喜欢往天上翻，对历任知县都爱摆个谱。侯堃到任第三天就下了柬，洞商却没有一个受请。这都是号称第一大洞商的“彭天记”老板彭天来的主张：“刘备还三请诸葛孔明呢。”新任知县一看洞商拿架子，气就窝上了——也许，田福元听出了邹余氏说的“侯大人”是当朝知县，但他只能装着什么都不知晓。

侯堃上任蒲阳，也是人脚未到、鼻子先闻到了鳝鱼粉的香。这天，便和师爷有了前往。

侯堃四十往里的样子，长着一双鹰眼，两挂浓眉，细长的黑脸上留有胡须，左鬓后的耳朵红丢丢的，整个人薄、硬、冷，像一柄刚磨出的刀。坐在他身边的师爷，年纪要大点，也是一把快刀似的模样，只是因为岁月生了些锈而已。师爷看到这番情景，脸上起了怒色，想站起来说话。侯堃忙伸手拦住，低声道：“师爷，且慢！”

师爷贴着桌面说：“侯大人，这位是哪路的神仙？嘴巴这么大？！”

说话间，邹余氏将两碗热气腾腾的鳝鱼粉用托盘端了过来。

“大人，您慢用！”邹余氏随手用白净的布巾擦去了桌角的一滴汤迹。

侯堃并没有急着吃，笑笑地问：“那位是？”

“膏盐记号‘田福记’老板田福元！三天不吃我家的粉，跟抽了骨头似的。”邹余氏弯下腰，压着声，“他呀，出了名的‘好吃佬’，比蒲阳膏盐还要出名三分。”说完，邹余氏又去招应新来的客人。

侯堃点点头：“哦！‘田福记’——田福元——”

“这些膏盐洞商也太无法无天了吧，县老爷的饭也敢抢！”师爷话里带着刀尖。

侯堃朝师爷压压筷子，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记住，‘田福元’！一个字也不能差。”

“记住了！”师爷又抬头看了闷着头吃粉、吃得有几分可爱的田福元，眼里有了一层寒光。

侯堃开始有滋有味地吃着鳝鱼粉，没有再拿眼看一下田福元。

师爷吃到一半停下筷子，说：“洞商有什么神气的？怎么？还真想上城西坊表街的牌坊啊？”

“师爷，你还真别说。”侯堃将筷子搁在碗沿上，“来蒲阳这些天，细细地一看，膏盐洞商把自己看着比牌坊还高呢！”

“噫，自三皇五帝以来，哪个坊表树给过打膏熬盐的三教九流？全是给像大人您这样读书做学问、当官治国家的人。”师爷摇摇头，“自不量力，太自不量力了。”

侯堃轻轻地敲了敲碗沿：“快吃吧！凉了生腥味。”

田福元一口气吃完一大碗鳝鱼粉，起身时上下通透的样子，大大地打了个饱嗝，很响地“咕噜”着鼻子。他“咣当！”扔给邹余氏一块银元，朝屋里划拉一下食指：“全结了！当是给那位爷陪的不是！……对了，叫伙计替我给渡口老船夫送一碗头汤粉过去。”说完，他晃悠着出了米粉馆，嘴里还哼上了小调。

侯堃和师爷紧盯着田福元的背影，好一阵子。

三月下洞那腊月上，
爹妈认不得儿子相。
这是投的么子胎嚙，
我越思越想越心伤。

山间飘来一位男子凄怆的山歌调子，唱歌子的是个残废人，他甩着两

只空袖筒，左撇一下、右捺一下地来到潘家集“廖富记”的一对膏洞附近，斜着面正碰上从膏洞里上来的一拨锤工。锤工们个个塌着右肩头、蹶着左屁股，走起路来，不比唱歌的男子好到哪里。

“唱歌子的是哪个嚟？唱得跟拧心窝子似的。”有个锤工学徒问。

锤工师傅说：“还能是哪个？‘日地鼠’嚟，他就靠着唱洞上工人的歌子活命呢。”

“日地鼠”原是“都管”黄诚玖手下招牌开槽工，大名牛大波，因在洞上开洞十开九彩，被起了个“日地鼠”的外号，一阵子叫得挺响。

有两个走在后头的老锤工就议起“日地鼠”来——“他吧，也是落难的人喽！前年，给我们‘廖富记’在龙王集起洞，看绞车的学工打瞌睡没有按时给绞工信号，把一双胳膊绞成了豆腐渣。黄诚玖肯定吃了记号塞的黑钱，勉强治好了伤，就不再问他的死活了。‘日地鼠’，也是个‘上洞称公子，下洞叫花子’的主儿，当初在龙王集还养着一个一块猪头肉也能上床的‘草鞋帮子’，荷包里没有存住钱。平时，待徒工又不怎么好，起初，一些徒工还从嘴里扣口饭养着他，徒工能有多少活路？那个‘草鞋帮子’更是兜起裤子不认人，装着连见都没见过的样子。他只得讨饭，糊住肚皮就编着歌子唱，从上山唱到中山，又从中山唱到下山，再从下山唱到上山，他的歌子唱得还倒是好，尽是洞上的事，把我们的苦唱得活灵活现。哎，我还给他碗里拨过饭团呢，其实我们比讨饭又好多少呢。”“洞上的饭，拿命换嚟！”……

“日地鼠”不听洞上对他的说三道四了，刚唱完了膏工的歌子，再准备唱唱抬膏工时，便看见一群工人扛扁担的扛扁担、拿铁锨的拿铁锨，最不济的也拎着一只铜瓢，气势汹汹地扑向“廖富记”盐棚，领头的是“柴胜记”的“掌瓢子”。

“不得了了，要死人了！”“日地鼠”躲到一棵大松树背后。

“柴胜记”上百号挑水工、泼水工、熬盐工，犹如大富水起蛟一样冲进“廖富记”盐棚，见人就打，见炉就掀。

“廖富记”工人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震得不知所措，纷纷逃窜。很快，“廖富记”的“大账”赶到现场，看到“柴胜记”的工人正在拆掀两座开炉熬盐的盐棚，大喊起来：“跑么子跑嚟，你们不能舀起盐水泼他们呀？对，就舀锅里那盐水，泼，死劲泼，烫死这些狗日的！”

“廖富记”盐工如梦初醒，有铜瓢的拿起铜瓢，没有铜瓢操起盐铲，呼

呼地朝着气势汹汹的“柴胜记”工人泼起滚烫的盐水。

“啊!”“啊哟!”——顿时,被烫的工人发出杀猪般的嚎叫,躲鬼似地跑出了盐棚,站得远远地不敢再来。

“廖富记”瞬间占了上风。

“柴胜记”的“掌瓢子”看到有三个身上烫得跟糊了豆腐渣一样的盐工被拖着过来,还有十来个工人也不同程度地有烫伤,只得骂骂咧咧地撤回。

“日地鼠”看着,痛苦地摇起头:“他记号、‘把头’只晓得出气、干仗,到头来死的伤的都是工人,哪个来管蹻?”说完,他又蹒跚地“划”向下山矿区龙王集。

这场械斗,前后不到半个时辰,“柴胜记”打伤“廖富记”工人七名,“廖富记”用盐水烫伤“柴胜记”十二人。比起膏洞穿水、盐棚炸锅,几十上百地死人,不算什么,可这是两大记号把脸撕破在青天白日之下,不是大事也是大事。

洞上很快传开了事情的缘由:打入春,盐市跟大姑娘一样一天俏似一天。五月春汛后,卤水里倒灌了河水,盐棚“掌瓢子”用手从挑水工的桶里捞一把,扯着脸说:“这比‘豆腐水’还‘豆腐水’,往大富水里撒泡尿也比这稠。”说归说,盐还是要熬,卤水得从“豆腐水”到“一个小钱的水”再到“一个大钱的水”重到“一个铜角子的水”又到“一个鸡蛋的水”最后卤到“提鸡蛋水”下锅熬制,要按部就班,一道程序不能拉。一时间挑水工、泼水工吃紧。“柴胜记”的“掌瓢子”哪能放过这个刮钱的好机会?就坐不住了,跑到人家“廖富记”以每个月二十五块工钱,一下拉走了十七个挑水工。一个月多五块,哪个不去?“廖富记”的“大账”得知内情后,一天在下山的道上拦住“柴胜记”的“掌瓢子”捆了耳光子不解气,还将他拉回“廖富记”扔进一个了膏洞里饿了三天,直到求饶答应还回工人才放了他。“柴胜记”的“掌瓢子”是个老“把头”,老“把头”顶着半个记号,岂能吃这个亏?他回来告诉了“管事”,“管事”说:“‘廖富记’打狗也得看看主子啊!”“柴胜记”的“掌瓢子”就长了胆子……

潘家集的记号打人、掀盐棚,差点翻了天,哭叫声一片。蒲阳洞商老板却一个个满面红光地在蒲阳第一名楼——望江楼参加秋季的“季宴”。洞商聚会不搞什么名牌,就是吃饭,月有“月请”,季有“季宴”。“月请”是由洞商随着兴致安排,人也是对味的多请,不对味地少请;“季宴”不同,得

大洞商轮流坐庄，在城的洞商都得下柬子，还有一层就是大洞商暗地里在桌子碗碟上较劲比阔。

古色古香的望江楼写就着明代建筑遗风，金字招牌是乾隆四年蒲阳人称“第一秀才”的范云海的墨宝。洞商们一如往昔地包下了二楼临于大富水的厅阁，这回坐在庄主椅子上的是“田福记”老板田福元。开宴之前，田福元请起了已过半百、瘦小精神的“彭天记”老板彭天来作祝酒辞。

第一杯祝贺各大记号争取夏秋两季膏盐丰产的酒刚下肚，“廖富记”和“柴胜记”报信的两个人同时挤了进来。习惯于摸鼻尖的“廖富记”老板廖富有和长得高高大大的“柴胜记”老板柴胜荣，对脸坐在第二、第三的席位上，当他们听清了洞上发生械斗的前因后果时，俩人的脸都有些不大好看。

彭天来只听到半边音，有点不乐意：“好了，好了！膏洞盐棚的事，回去找记号‘管事’去，你们老板还要喝酒吃饭哩！”

报信的人在各自老板的示意下，退出了宴会厅。

突然，柴胜荣和廖富有几乎同时站起来，不约而同地敬了对方一杯酒，宴席又回到宴席的程序上。

第二杯喝的是祝洞商身体健康的酒。彭天来刚端起第三杯，想站起来说说新来知县征收膏盐税的事，看到门口又上来一个年轻人，气气地放下杯子：“这饭还叫不叫人吃哩？”

半杯酒也能把脸从头门心喝红到胸脯毛上的田福元“咕噜”着鼻子，侧眼看到立着的不是别人，是韩忠烈。他立马站起来，歪着头对坐在正席上的彭天来说：“彭老板，你看，那就是我席前讲要请各位老板吃喜酒的……”

彭天来换了脸：“噢！快添把椅子，坐下来喝一杯酒！”

众人歇下各自的酒和话，都从不同角度看着韩忠烈。

韩忠烈拎着脚板，走到田福元身后，站着。

“忠烈，来，给大老板们都来敬一杯酒！”田福元大咧咧地说，“你做喜事时，老板都会去添热闹的。”

田福元领着韩忠烈给洞商一一敬酒，先是彭天来：“这位是‘彭天记’的彭大老板，我们蒲阳打三块膏，有两块是彭大老板的。”

韩忠烈双手端着酒杯，趋步上前鞠躬行礼：“晚辈久仰彭大老板！”

彭天来乐呵呵地对田福元说：“他大韩世逢在书院读书时最得钱老先

生钟爱，小时候都讲他大日后肯定能进我们蒲阳的坊表街。哎，官不逢运啊！但还是恭喜老弟啊，有此官家出生的乘龙快婿，你我下辈子就可以闲闲地多喝几场好酒喽！”

“但愿他能在彭大老板的抬举下，有个长进！”说完，田福元走到廖富有身边：“这位是‘廖富记’的廖老板，汉口牌楼街有房有地。”

韩忠烈行了大礼：“晚辈见过廖老板！”

廖富有上下打量着韩忠烈，突然笑道：“贤侄呀，赶明儿带你到汉口去耍耍，那里好吃的好玩的应有尽有，回来不告诉你丈人大，我们馋死他！”

一句话逗得众人哄笑。

韩忠烈绷着，不敢笑：“多谢前辈提携！”

刚转身，下手的高个子老板站了起来，田福元忙着伸手去摁他的肩：“柴老板这是么子嘛？你坐，你坐，伢子敬酒嘛！忠烈啊，知道吗？‘柴胜记’的生意都做到国外去了。”

韩忠烈听出是柴胜荣，依旧先礼后酒：“柴老板是我辈学习的榜样！”

“哪里哪里，有田老板在，互相照应是应该的。”柴胜荣很诚恳。

.....

主桌敬完之后，韩忠烈又到下边的桌席上，礼节周全地一桌敬了一杯，又回到田福元身后。

田福元把头仰到椅子背上，韩忠烈凑过耳朵。

“钱账的事，过后再讲！等会儿你去坊表街找上郝管家，他从长江埠笪家带回了六种婚轿样子，你拿到韩家坝让你大看看，定下一台。我看‘百子图’的那台就不错，田儿也喜欢。”田福元一直把女儿田凤叫“田儿”，后来韩忠烈也跟着叫到二儿子韩秉义出生才改口。

韩忠烈说：“好的，好的！”

“不是我讲你，人一生能做几件大事，结婚是头等大事。你回记号去，把手头上的事理理，跟你表哥讲一声，该回去就回去几天。”田福元说的表哥是记号“管事”王洪来，他是田福元家嫁到云梦不生养的三妹子王田氏过继的儿子，喊田福元大舅。

“让您操心了！”也许喝了些空腹酒，韩忠烈听着田福元鼻子“咕噜”声，心里不停地往上鼓，他生怕吐到田福元脸上，就快地作了告辞。

陪着韩忠烈进城还有个结结实实的小伙子，他一直在楼下候客厅里等着，见韩忠烈出来，俩人肩搂着肩地进了坊表街。

小伙子叫金蛇蚤，是记号的专门采购生产物资的“脚佬爷”。记号里有“‘脚佬爷’是‘管钱’的‘脚佬爷’”的说法。无论是在“收拾”下单采购，还是“脚佬爷”到城里杂货铺堂打“折子”；无论是记号物品的消耗，还是端阳、中秋和小年商铺伙计来“跑山”结账，每一笔、每一件都关系到“管钱”和“脚佬爷”。前年，“田福记”姓秦的“脚佬爷”在下山龙王集镇上沾女人、得了裤裆里断不了根的丑病辞退之后，韩忠烈就想谋一个贴心能干的“脚佬爷”。一天，他在王家庙的盐棚里，看到一位年纪与他相仿的熬盐工，一个人麻利地倒腾着七口大锅，一个多时辰有条不紊，连一滴卤星也没溅出锅沿。这个人就是金蛇蚤。韩忠烈给盐棚的“掌瓢子”谢老八塞了两块现洋，便让金蛇蚤擦干汗、穿上衣做了“田福记”的“脚佬爷”。金蛇蚤做事贴心贴肺，又只比韩忠烈小不到两岁，俩人很能说得上话。

韩忠烈和金蛇蚤行走在青石铺就的坊表街上，金蛇蚤头一次见这一座座高大的坊表，很是惊奇。韩忠烈停下脚，左手叉着腰、右手指着坊表：“兄弟，我们蒲阳古往今来有本事、有功德的人都在这里。你看，这是明代万历六年御赐的祖及仕林、孙而拜相的工部尚书李幼滋的‘三代尚书坊’，下来这座是明代隆庆二年御赐户部尚书陈璘的‘三秦总宪坊’，前边那是‘大总督坊’，往下的是‘青宫少保坊’、‘同朝双壁坊’、‘吏部第坊’、‘经纬名臣坊’……在蒲阳，做人要是做到上了坊表，一辈子才算活得值当！”

金蛇蚤乖巧地说：“哥，我看你仪表堂堂，出身在知县老爷家，马上又要做大洞商‘田福记’的姑爷了，只要好好干，哪个敢讲你将来不是个上坊表的人哩？”

“真要是那份命，我们哥俩就合起来干。”韩忠烈盯着“青宫少保坊”说，“干成干不成、干大干小，只要干了就不枉娘老子给的这一身骨肉。我就这么想：做男人，就得挣钱立业！”

“打你把我从盐棚子里捞出来那一天起，我就跟定你了！”金蛇蚤说，“哥！我听你的！”

说着话，俩人来到踞落在坊表街中心的田府。府第气派壮阔，门后有照壁，前庭有天井，后院有花圃，屋内光柱子就有六十八根，有年春节写对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贴了九十九副。

韩忠烈第一次来田府，刚过十六岁。那年，他父亲韩世逢急急地给他办了成人冠发礼，于是领着韩忠烈进田府拜了亲。自此，韩忠烈顶着算盘做了“田福记”的“管钱”。也是自此，他也再没有进过田府，尽管一年四季

不停地跑坊表街。

田府的大门对着坊表街大大地敞开着，龙凤呈祥的照壁护着一屋子殷实。韩忠烈和金蛇蚤立到门前时，看见一位身穿鲜艳紧身对襟衣衫、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靠在门扇上不停地磕着瓜子的媚艳女子。女子将瓜子壳吐得门里门外都是，双眼空洞地望着大街。待她定神反过来看清是韩忠烈时，便曼声叫道：“哟，这不是我家的驸马爷嚟？不是过几天就成亲啦？么子嚟，等不及啦？！”

韩忠烈认得媚艳女子，她是田福元的小妾红袖。他红着脸，规规矩矩地向红袖作揖行礼：“小娘好！田老板让我来寻郝管家讨婚轿样子。”

红袖拈着一枚瓜子放在唇上，瞟着韩忠烈一阵：“还‘田老板’、‘田老板’地叫，得改口啦，别等过了日子改不过口来就麻烦大了。”她咧嘴一笑，吐出两片瓜子皮，扭过脸对院子里喊道，“娟子！娟子！你快过来看看嚟！”

田府前庭的天井旁，田福元大老婆田尹氏正在教女儿田凤纳鞋底：“田儿，结婚的喜鞋，底下的白果图一定要纳得密些、纳得正些。这样，男人穿着就不会散心、不会歪脚。”田尹氏拿着针锥边说边比划。

叫田凤的姑娘，穿着桃红挑花黑绒盘扣绦子袄，软白绸镶边裙，窄生生的袖儿，细条条的身子，漆黑油亮的两条发辫，一张圆白的俏脸上忽闪着一对毛乎乎的亮眼睛。她听到红袖在喊娟子，一边将麻绳摁在蜂蜡上来回抽动着打线蜡，一边笑问：“小娘又喊娟子做什么子嚟？”

“娟子是我女儿，又不是她丫头，让她做小娘的呼来唤去。等你出了阁，我得当着你大的面把话讲开了，她要是想服侍自己找丫头享受去。”田尹氏说，“跟好的学好，跟叫花子学讨。”

娟子是田尹氏九年前在大门口拾回来的，背地里有人传说是下江戏班子里头牌“赵莺莺”与师傅的私生女。她听到红袖喊，蹦着一对小辫子应着跑到大门口，见到门外的韩忠烈和金蛇蚤，闭住了要问话的嘴。

红袖笑着用手指着门外：“你看看，这是哪个？这就是你田儿姐要嫁的姐夫呢，人家讲前朝知县韩老爷的儿子生的好，你大才应允了这门亲。果真一表人才嚟！”娟子伏在红袖身后探出半边脸好奇地在看。红袖又指着金蛇蚤问：“咦，他是哪个嚟？”

韩忠烈左手不自觉地又叉到了腰上，耐着性子说：“他是记号的‘脚佬爷’，叫金蛇蚤。”